



广西自古有“八山一水一分田”之称,除了山还藏着水的灵气,而诗歌就藏在这蓝天白云山水间。正如贺敬之《桂林山水歌》云:“云中的神呵,雾中的仙。/神姿仙态桂林的山!/情一样深呵,梦一样美,/如情似梦漓江的水!”

把桂林山水写得多鲜活啊,简直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。再到桂林周边看看,三江鼓楼风雨桥美,融水千年奇石圆润,龙胜梯田神奇秀美,都柳河上留下多少少年狂的影像,落下多少奋斗的足迹。这是诗歌的富矿区,多少诗人从这里诞生。你看桂西北山歌有云:“这里的石头会讲古,/这里的河水能唱歌。/这里的彩云会画画,/这里的山风情也多。”记得那年在东兰,我在21师师部旧址收集到这样一首民歌:“穷人闹革命,/贝依喂,杀土豪劣绅。/人民要解放,/同志喂,雄心要坚强。”贝依和同志这两个词语,

在那时就有了,当时是韦拔群记录下来的,后来韦国清在北京还拿到三月三节日活动上朗读。

八桂大地产生的一首首诗,都得到山水的滋养,所以显得温润而亲切。而记载或刊发这些山歌的刊物时下并不多见,《广西民族报》和《三月三》勇担起这个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光荣使命。其中《广西民族报》的“邕莱副刊”,就很有特色。

一直以来,《广西民族报》秉持开门办报理念,尊重读者意见,敢于集思广益,善谋报业创新发展。我曾提出几条建议:给副刊换个具有民族特色的名字,比如“邕莱”;定期推出专题版面;增加民族作家作品,等等。这些意见基本都得到报社领导的采纳,经过编辑同志精心组织,“邕莱副刊”取得相当不错的成绩,其中有多篇作品被人民网、新华网、光明网、作家网等全国

各大网站转发,也有不少作品获得全国少数民族地区报纸奖,“邕莱诗会”抗疫诗歌专题得到中宣部通报表扬,“邕莱诗会”荣获广西文艺花山奖,在文坛诗界引起广泛关注。我以为“邕莱副刊”之所以取得这些好成绩,得益于报社有较高的政治站位和开阔的办报视野,把握时代脉搏,聆听时代声音,心在人民,身在人民,情也在人民。报社还时常组织作家作者到基层采风,举办研讨会,成立创作基地,举行诗歌朗诵会等,还积极发动青少年写诗作文,培养和推介了一大批广西多民族作家作者。

“邕莱副刊”走出的“邕莱诗会”茁壮成长,形成了强大的声势,被多位评论家誉为“邕莱诗会”现象。得益于这一现象的影响和感召,八桂各地形成了很好的文学氛围。比如都安的韦云海,组织学生成立文学社,从小培养学生对文学的兴

趣。河池的老鸟传媒等经常举办文艺沙龙,并把节目通过自己的平台播出,形成了氛围。柳州的韦俊海很活跃,带出一帮文学爱好者。玉林的漆诗社,活动不断,人才层出不穷,等等。他们深受“邕莱”文风文气影响,关注“邕莱副刊”,积极投稿支持。包括南宁、百色、崇左、贺州、来宾等地众多作者,都成了“邕莱”的座上客。在广西民族报的努力下,涌现出了一批“邕莱”儿女,使得我们的民族文学事业后继有人。

面向未来,要继续深入群众,发动群众,团结带领更多作者创作出更多的作品。现在报社领导带头撰稿,重大节日节点都系统推出系列专题专版,包括“邕莱诗会”、邕莱诗谭、民族作家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广西故事专版等等,把握方向,引领导向,带动广大作家作者积极创作。

要继续加强合作。对主流媒体如《当代广西》《广西日报》等,以及人民网、新华社、作家网等网站和区外报刊编辑,都要广交多交朋友,争取合作和支持,扩大影响力。对出版社等,要合作共建,建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实践联合体,一起推出系列图书,实现共赢发展。

要常办活动以形成声势。可经常举办各类评比活动,评比知高低,促进交流和提升。评选“邕莱诗会”年度诗人、报社年度最佳通讯员、年度优秀通讯员,签约壮文、汉文作家和通讯员,组织签约作家、签约通讯员走读广西等等,都是很好的形式,需要继续发扬光大,形成持续塑造报刊品牌的常态化机制。

值此广西民族报创刊65周年、复刊40周年之际,自当继往开来,踔厉奋发,面向未来,赢得更大发展,才能不负韶华,不负这片充满诗意的八桂蓝天白云山水。



在桂西田东县南部山区的山旮旯里,有一个距乡集市不远的村庄。它依山傍水,弯弯的龙须河流淌过村前,河岸长满了一丛丛翠竹,整个村庄掩映在翠竹绿树中,浓密的竹林及两岸的青山,倒映在清澈的河水中,河岸边停泊着挨挨挤挤的竹排和十几只小船,村庄显得古朴、宁静。这个被誉为“鱼米之屯”“蔬菜之屯”的村庄,便是我魂牵梦绕的家乡——百色市田东县作登瑶族乡罗亥屯。

很久没有回老家了,那天风和日丽,微风习习,几缕阳光透进车窗,我驾车行驶在通往家乡新修成的二级公路上,感觉十分惬意。不到半个小时便来到乡集市附近,拐过一座桥往东行驶一公里,到了村头的一棵扁桃树下,一群儿童正在树下嬉戏,我将车子停下来。

这棵百年扁桃树,树冠浓密荫翳,遮天蔽日。小时候每到扁桃果成熟时,我便和小伙伴爬到树上摘果子吃,那酸酸甜甜的味道,至今还令我垂涎欲滴。上学或者放学路上遇到刮风下雨,我们都会到扁桃树下躲雨。上小学时,我写过一篇赞美这棵扁桃树的作文,还得到了老师的赞许……我沉浸在回忆中。回过神来,我上前与小朋友们打招呼,他们用好奇的目光打量我。这不,因很少回去,家乡的稚童都把我当成陌生人了。

我离乡已30多年,如今的家乡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:那条泥泞不堪的羊肠小道变成了宽阔的乡村公路,屯里通往河边的土码头修成了混凝土台阶,家家户户都用上了干净卫生的自来水,低矮的瓦房被高大的楼房取代,村中央的篮球场摆满了摩托车和小汽车。晚上,太阳能路灯自动点亮,劳累了一天的村民们来到灯光球场打篮球、下象棋、拉家常,好不热闹。

那天,我特地从县城买了些酒菜回去,请了几位儿时的玩伴到老宅来小酌叙旧。闲聊中得知,阿保前些年和老婆去广东打工赚了不少钱,不但盖起了小洋楼,还供小孩上了大学,现在他回家种菜,街天去乡集市摆摊卖米、卖菜,生活过得有滋有味。阿良则未离开村庄半步,他是打鱼能手,把龙须河当“菜园”,晚上去河里撒网捕鱼,翌日收网,少则两三斤,多则十斤八斤,过着“晚种早收”的日子,家里买了小汽车,三层的小洋楼装修得比城里人的房子还豪华。阿成农闲时和村里的几个泥瓦匠到外面搞装修,收入就甭提了,村里最高的房子就是他家,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还有阿清,他靠山吃山,看准了村里几个适合放牧的山弄,养了几十头牛和上百只山羊,做起了牛羊信,家庭收入在屯里数一数二。

酒过三巡,面红耳赤,我提议去田间地头走一走,看一看。我们来到田边,放眼望去,家乡的田野一片生机,桑园、菜地、稻田……铺陈着墨绿、油绿、嫩绿,宛如调色盘般深浅不一的美丽。在一块香葱地里,我拔了几根嫩葱闻了闻,那味道沁人心脾,放到嘴里嚼一嚼,微辣鲜香。

记得原来从村庄到田野的路是泥巴路,乡亲们去做农活都是肩扛人挑,雨天路滑难行。种田用水要用抽水机从河里抽上来,耗电不说,机器又容易出毛病,影响农田灌溉。如今,田野的道路硬化了,乡亲们运肥料、拉农作物用上了三轮车、皮卡车,减轻了繁重的体力劳动。前些年,县水利部门出资,利用附近水位落差,将龙须河水引到屯里免费灌溉农田。

“有了自来水灌溉,这几年我们改种菜了。”

“为什么?”我问道。

“种菜收入多,可以天天采摘卖,天天有收入。”

“我们村种的南瓜苗水分充足,只施农家肥,枝粗叶嫩,在全县出了名,被誉为‘作登瓜苗’,菜贩子争着来屯里收购,拿到市场,一下子就卖光了。”

谈起从粮农到菜农的华丽转变,随行的几个“少年闰土”,脸上都洋溢着欣喜的笑容。

赏罢家乡田野,日落西山,太阳收起了最后一抹余晖,洒向恬静的村庄,把故乡的山水照得一片通红。这时,我禁不住想起了长眠在脚下的父亲。

父亲的墓地离我们站立的田块不远,我迈着沉重的步伐来到他的坟前。父亲是个乡村教师,生于斯长于斯,一辈子在故乡的三尺讲台上辛勤耕耘。父亲在弥留之际嘱咐我,他故去后一定要把他葬在家乡的泥土里。而今,父亲故去已近十个年头,一抔黄土,将我与父亲无情地分开,我在外头,父亲在里头。

不久前,我接到阿保来电,说县里有个农业科技公司打算承包屯里的土地,“旱改水”连片种植优质水稻,租期三年,每亩每年给1000元土地承包费。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,乡亲们祖祖辈辈务农,突然“农转非”洗脚上岸,心里有点转不过弯来。

“你们同意流转吗?”我问道。“起初有些人不太愿意,但老板说,我们把土地流转出去后,他可以提供岗位,我们继续种水稻,还发工资,这么好的事大家都乐意了。”他在电话那头乐呵呵地说。

“我们老家的地不是稻田吗?”我纳闷。“屯里的农户已多年不种水稻,菜地算旱地,我们沾了项目的光。”阿保在电话里说。现在多数年轻人外出打工,屯里多是老人儿童,土地流转既能减轻他们的劳动负担,又能增加经济收入,我为乡亲们感到由衷的高兴。

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/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/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怅惘/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……席慕蓉的这首诗,道出了多少游子对故乡深切的眷念和独自漂泊的愁情啊。我曾一度认为,自己在城里过惯了朝八晚六的日子,在流水般逝去的岁月里,故乡的山山水水已渐行渐远。蓦然回首,才发现那封存于心底的思乡情结是那么深邃、牢固,才明白自己是一只放飞的风筝,无论身处何方,心灵之绳永远拴在老家那棵百年的扁桃树上。

(作者系百色市作家协会会员,广西民族报社签约作家)

小小小说

杨兰济的脸面

□ 邓正甜(瑶族)

杨兰济的脸面是天生的,很白那种。据说这是他祖上沿袭下来,他家祖上的墓碑每年清明时都要涂上一层石灰水,路过坟地时,远远望去,就像一张人脸,白疹疹的在荒坡上闪耀。生为农民,肤色秀白,十指纤纤,在我们乡下,让人不禁怀疑他的劳动能力。那是2015年的事,杨兰济一家被认定为贫困户。那时候,杨兰济一家四口,母亲卧床十年了,妻子也不死不活的,独生女在县城读初中……杨兰济的脸面白净也不是没原因的,他说十几年来几乎天天在家给两个人端屎端尿,根本出不了门晒不到太阳。

去年,母亲和妻子先后离世后,杨兰济经帮扶人岑干部介绍到市里面一处工地务工。没几天,杨兰济就给岑干部打电话说,由于不会砌砖,干的是楼顶绑钢筋的活。岑干部说绑钢筋?大热天的这不成烧烤吗?杨兰济笑呵呵地说热得差不多熟了,但只要烧不死我,我就往死里干。岑干部又交代他要注意防晒什么的。正说着,有一个电话打进来,杨兰济一看,是宝贝女儿。他连忙挂断岑干部的电话,女儿说,爸爸到你单位这边了,我要去看望你。杨兰济吓得差点从十九层坠楼,忙说宝宝宝宝……女儿就在那头兴奋地说,老师带我们到市里参加奥数比赛,爸爸你现在在吗?

杨兰济心里咯噔一下……然后连忙扔下一把钢线,跑下十九楼,敲开老板的空调房。老板见杨兰济焦急样子,递过一根烟说,来来来,烧口烟,杨兰济连忙摆手讲,我有件急事,老板你一定要帮忙哦。他说,我在你这里还没干多久,但是,我一直骗我女儿说,我是岑干部介绍到你这里看仓库的,现在已经当仓库经理了,不用干体力活……因为我身体有毛病,要是女儿知道我干苦力,她绝不同意,然后她就不读书,不读书可害了我娃娃……所以,老板啊,你能不能帮我一起瞒着,哄我的孩子,说我已经当经理了。刚才,我女儿来电话,说她要来市里参加什么比赛,她马上到工地来看我……

老板听后,沉思一会,然后答道,好!我被你老杨感动了,这个忙我帮定了!老板接着说,难怪大热天的,你还戴个鬼子瓜皮帽,保护你这张小白脸呀……去去去,洗个脸,冲个凉去,演戏就要配套,这是领导,还有皮鞋……

等杨兰济西装革履再次回到空调房的时候,杨兰济的女儿已经坐在那等他了,老板抢先一步站起来,喊了声,杨副总……

杨副总倒也不搭理老板,跑过去搂住女儿宝宝……女儿抬起头,看着杨兰济的脱说,爸爸啊,你的脸都给晒黑了嘛。杨兰济就讲,当小领导就是要晒太阳,这里不像我们乡下,太阳毒得很,哪能不黑的?老板看了父女一眼,说你们先聊,我买包烟去。老板一出门,杨兰济很淡定地坐上老板椅,问对面的女儿,怎么样?爸爸像不像个经理?女儿很开心的样子,说爸爸真棒。

当天晚上杨兰济高兴地和老板喝了酒杯酒,女儿趁他上厕所的时候,侧身悄悄对老板说,叔叔,其实您今天和我爸爸商量说当假副总那事,我早在门外听得一清二楚了,我能不了解我老爸吗?他一个小学都没毕业的人,还能当副总?但是呢,您一定得答应我,就是千万不要告诉我爸爸,说我已经知道了实情,我爸爸是个很要强很要面子的人……

老板的眼光穿透厨房门,望着远山,咬住自己的下唇,狠狠地地点了点头,自己干完一杯酒,然后转身对着杨兰济说,杨副总,明天放你一天假,陪宝贝女儿去参加比赛,为她加加油!

杨兰济连忙说多谢呀多谢老板!宝宝一定会争气考出好成绩的,是不是?宝宝!走,爸爸带你去步行街逛逛,顺便买一件新衣服……

老板远远地看着杨兰济父女俩手挽手走在城市的灯光下,还传来宝宝银铃般断断续续的声音说,我爸爸好厉害呀,你一个人的办公室都有我们学校教室那么宽大,还有冷气……